



蓝光时刻的狼山

◎黄平华

江海
风情

南通酷寒冰冻天

◎安铁生

历史上南通酷寒冰冻天虽不太多，但北方人都称怕的湿冷如针砭入骨，让人十分难受不适。我从小长得瘦弱怕冷，身上穿的多是比我大三岁的哥哥嫌小的旧衣裤鞋帽，那时用布票限量供应棉布，家家如此，小弟弟穿大哥哥之旧物，也是充分利用剩余价值。问题是棉衣裤会板结不那么蓬松保暖，因此，我手上脚下到了寒天布满冻疮，肿胀起来且会破溃流血，疼痛之外还影响写字学习。所以我自有记忆开始就怕过冬天，且对天气变化特别敏感，还概括出南通冰冻天气感官的四个等级，当然都是指零度以下的天气。

上小学时，有的同学讲今天很冷，我会根据自己的观察告诉他，还不算太冷，因为地上的小水洼团没结冰，若水洼结冰尚属冻冷的“初级阶段”。虽从物理学来讲，水是0℃结冰，但在室外有风的情况下，还要低两三摄氏度才会出现泼在地上的水结冰等现象。

冬天的小河小沟也是我喜欢观察的，如果这些地方结冰了，说明至少零下四到五摄氏度了，河沟边上结薄冰与整个面上全结薄冰，是寒冷程度不同的表现。姑且说这是第二级的冻冷。

过去南通的护城河濠河亦有时结冰，当然大部分是岸边零星的，这便是第三级的冻冷了。小时候没有自来水的日子里，我们是要天天在濠河边提水、淘米洗菜、汰衣服的，结冰了对生活影响很大。这时候，我们会冒着刺骨寒风，用木棍、竹竿砸冰块，或拉水草将冰碴一起提起来玩。但大人们是不允许的，还讨厌这样的穷开心，因为滑到河里抢救十分麻烦，甚至会造成冻伤。

南通最为厉害刺激的是朔风凛冽的整个濠河结冰，我们家门口胆大的邻居孩子，甚至勇敢地滑溜的冰面上摇摇晃晃地走到河对面去。我知道这很危险，因为冰河边厚当中渐薄，受压后出现裂碎是无人敢救可救的。这当然是南通的极寒天气，也是最厉害的第四级冻冷了，一些病人、老人不幸在此恶劣天气下死亡。面对这种最强寒潮，南通百姓称之为“起暴”“掉暴”或“冷暴”。据《南通气象志》第430页载：“1955年1月初，连续受强寒潮袭击，大雪成灾，内河封冻。1月5日开始打冰行船，8日局部融化，上旬平均气温-2.3℃，1月6日最低气温-10.5℃。（持续时间最长）直到20日才解冰全融，三麦二豆冻死。”我上面说的儿时见到的濠河十里冰封就是这年，那时我九岁，上二附小学四年级，对此记忆极为深刻。当然还有“1958年1月~3月奇寒，1月6日最低气温-10.7℃”等。

前几年也发生过一次“冷暴”，我家五楼自来水管内水冻住，多处发生冻裂管道的现象，自来水公司立即全市换加保温层。濠河部分结冰，大家躲在家中御寒，而我却冒着严寒，去濠西“五亭邀月”、南通博物苑“九曲桥”等处拍了些冰冻的照片，手指都冻得麻木不知了，只为多年不见的濠河结冰留个记录和念想。

与新的一年握手

◎王蝶飞

三百六十五天
无疑就是三百六十五个陌生人
排着队来见我
一个，两个，三个
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
我用星期来给他们分组
把每一天都当成了一颗星辰

那新鲜的面孔
会发出奇异的光芒
我将以优雅的姿态欣然领受
把每一天
都当成去约会
期盼已久的偶像
我的激动

会像一首诗，带着羞涩
印在新年的扉页上
我们轻轻地握手
我们紧紧地拥抱
像遇上了昨日的第一缕晨曦
今日的第一声鸟鸣
以及，明日的第一朵梦想

紫琅
诗会

走进贾谊故居

◎陈健全

太平老街恐怕是“屈贾之乡”长沙保存得最好的一条老街了。青砖、黛瓦、坡屋，连同斑驳的麻石路，一派老长沙的好韵味。

太傅里贾谊故居就在这条老街上，飞角流檐的门额上“贾谊故居”四字为赵朴初所书，高俊而悠远。

院子不大，却是高墙深宅，极尽曲幽。一丛幽篁前，一口两眼水井，涟漪微微激起波光，犹如它主人的眼神一样清冽深邃。北魏郦道元《湘水记》载：“贾谊宅中有一井，谊所穿，极小而深，上敛下大，其状如壶。”两千多年岁月了，不知多少文人墨客为之怀念与凭吊。唐代诗人杜甫流寓长沙，曾写过一首题为《清明》的诗，中有“不见定王城旧处，长怀贾傅井依然”之句，后人便称此井为“长怀井”。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的韩愈也对此井情有独钟，称此井为“寒泉”。

贾太傅祠，一如祠庙，巍峨高耸，简朴而又威严。

贾谊的坐像正面相迎，少年倜傥，峨冠博带，神采放逸。书案铺一卷竹简，他手执毛笔，凝视远方，似在构思又一篇奏疏。先贤无语，只听得古老的石碑、漫漶的文字，诉说着遥远的故事。他的《过秦论》对“秦之失在于政，不在于制”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，他的《论积贮疏》提出积贮是“天下之大命”，他的《治安策》论“疏者必危，亲者必乱”切中时弊，他的《陈政事疏》主张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基本上奠定了西汉的治国方略……

案前一块石碑，镌刻的正是他的《过秦论》，也是我们中学时代的必背课文——“……是以君子为国，观之上古，验之当世，参之人事，察盛衰之理，审权势之宜，去就有序，变化因时，故旷日长久而社

稷安矣。”而令人唏嘘的是，才子自古多谪宦。如是“胸罗文章兵百万，胆照华国树千台”的廓庙之才，在公元前176年的秋天从长安被贬到了长沙，当时的一个卑湿之地，担任长沙王太傅。途经潇潇湘水，他触景生情，感慨万分，写下了开汉赋先河之篇的《吊屈原赋》。“遭世罔极兮，乃殒厥身。呜呼哀哉，逢时不祥。鸾凤伏鼠兮，鸱鸟翱翔。……”尽管悲从心来，却又初心不改：“凤凰翔于千仞兮，览德辉而下之；见细德之险微兮，遥曾击而去之。……”在长沙第三年的一天，有一只鹏鸟（猫头鹰）飞入他的住宅，触景伤情，写下又一汉赋名篇《鹏鸟赋》，开启了人与鸟关于生命的追问。这番追问何尝不是他内心的独白？“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；忧喜聚门兮，吉凶同城。”身处江湖之远的他，发现诸侯国私自铸钱不利中央，必须想法制止，毅然上书《谏铸钱疏》，只可惜汉文帝未予采纳。贾谊在长沙谪居三年后，汉文帝忽然想念起贾谊，喟叹“吾久不见贾生，自以为过之，今不及也”，把他召为爱子梁怀王刘胜太傅。又过了四年，梁怀王不慎坠马身亡，贾谊“自伤为傅无状，常哭泣，后岁余亦死”，年仅三十三岁。

“一谪长沙地，三年叹逐臣。上书忧汉室，作赋吊灵均。旧宅秋荒草，西风客荐蘋。凄凉回首处，不见洛阳人。”唐诗人戴叔伦的《过贾谊宅》岂不是将贾谊谪居的心境以及后人对贾谊的怀念，作了最精辟的概括和最真切的解读？

自汉武帝始，由于贾谊对西汉王朝长治久安的贡献，长沙贾谊故居就得以保护，并形成祠宅合一的格局。南朝萧梁时，湘东太守张缵“定祠于北郭”，明确了贾太傅祠祭

祀礼仪遵循汉制，直至明清，仍得以守制。1938年，故居毁于“文夕大火”，仅存太傅祠、古井、石床。1996年，故居大修重新开放。

太傅殿内，除了历代版本的《贾子新书》《贾长沙集》，列有贾谊的思想体系：治国方略、民本思想、经济政策、教育理论、统一主张、御外策略，一部一部，经天纬地。作为儒家隆礼说的继承者和传道者，贾谊同样重视“法”，强调治国“礼”“法”绝不可偏废，主张“阳儒阴法”，“德治”与“法治”并用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。心系苍生的他最早提出“民本”概念，在《新书·大政上》里说：“夫民者，万世之本也，不可欺；故夫民者，大族也，民不可不畏也；故夫民者，多力而不可适也。呜呼！戒之哉，戒之哉！”殊为不易的是，他提出民选官吏：“察吏于民，然后随之。夫民至卑也，使之取吏焉，必取其爱焉。故十人爱之有归，则十人之吏也；百人爱之有归，则百人之吏也；千人爱之有归，则千人之吏也；万人爱之有归，则万人之吏也。故万人之吏，选卿相焉。”

出了太傅殿，寻秋草堂闲花摇落，但草色犹青。佩秋亭内，有两块古石碑，左右各一，高为丈许，只是字迹剥蚀不可辨认了。墙角，有一石床，相传贾谊当年常坐此歇息。

介绍讲，晚清名士陈宝箴、王闿运等曾在石床旁茶叙，章士钊、蔡锷在考时务学堂时在石床休息，毛泽东、蔡和森等也在石床旁留下了他们的身影。

长长的碑廊，陈列着《古今名人咏贾诗选刻》及明清历次重修故居碑文。斜阳芳草中，瞻仰者不断。因为贾谊，这里已然成为湖湘文化的源头，以及“心忧天下、敢为人先”长沙精神的原点。

走马
天下